

# 「初選」既播政治病毒又播新冠病毒



反對派在疫情嚴峻的時候，仍然堅持舉行所謂的「初選」。背後的動機是什麼？剛過去的周末，新冠肺炎在社區迅速爆發，筆者擔憂傳播範圍難以掌握。更令筆者關注的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反對派發動的「初選」，為了成就戴耀廷的「35+ 協調機

制」，實踐他的「配票」制度，不惜舉行一場「大龍鳳」，根本就是一場政治鬧劇！筆者呼籲曾參與「初選」的人士，如出現新冠肺炎症狀及早求醫，市民更要看清楚，戴耀廷、反對派的「初選」既播政治病毒，又播新冠病毒，害人害港。

陸頌雄 立法會議員

筆者為何說這場「初選」是政治鬧劇？首先，在初選舉行前夕，已經有部分偽民主派的「舊電池」被金主勸退，不要參與「初選」，讓「本土派」、「激進派」上位！最典型例子莫過於街工梁耀忠。「初選」前夕，多名曾經在議事堂的同事「手足」，包括朱凱迪、郭家麒、尹兆堅發表聯合聲明，講明不會參與有街工成員參與的初選機制，逼梁耀忠退出「初選」，真正暴露這班「偽民主派」的「真篩選」一面！

## 假民主「真篩選」「狗咬狗骨」

最諷刺的是，反對派原本是以「初選」炮製民意，希望能夠以「高票」姿態出選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然而，參與「初選」的「本土派」，反客為主，利用「初選」激化反對派的矛盾。在「初選」期間，有「本土派」候選人團隊成員，在「票站」不斷滋擾「選民」，要求不要投票給毛孟靜和黃碧雲，原因就是嫌棄她們在議會內「唔夠激」，目的是推一班激進的「本土派」進入議會，重演梁耀忠、游蕙禎大鬧議事堂、激進派在議事堂「生化襲擊」的鬧劇。

因此，「點票」完結後，很可能出現「狗咬狗骨」的現象。若果「本土派」落敗，肯定不甘心敗於「舊電池」，肯定會另起爐灶，搭建平台繼續進行「抗爭路線」！

相反，若果「選民」真的在「初選」時偏向選擇「本土派」、「激進派」，傳統的反對派紛紛落馬，這班已經在議事堂「打薑」多年的「舊電池」，會否違背「初選」的初衷，不理任何的「選舉」結果，繼續在9月份參加真正的選舉？大家不妨拭目以待。其實，今次「初選」可能已有「預設」功能，已經暗中內定一班候選人，當他們成功「當選」，這個「預設」功能不會啟動；但當他們「落敗」的時候，「預設」功能隨即啟動，將他們的票數由一萬票即時變為十萬票。

事實上，今次所謂「初選」，戴耀廷和搞手已經有黑箱作業的定案，「初選」只是一場「大龍鳳」將內定的「選舉結果」以偽造的民意來加持！以通過這樣一場「初選」，來證明反對派有無比「高尚」的情操！

與此同時，有記者冒着個人資料被盜取的風險，測試各大「票站」，是否可以容許「一人多投」的

情況。有記者在「初選」第一日，分別在三個不同時間，到不同「票站」投票，沒有被「票站」職員發現，亦無被報廢「選票」，所謂「初選」的可靠性有幾高？

有參與「初選」的民主黨在投票前發公開信，批評「選舉」過程有漏洞，包括「選民」無法知悉有否被冒認身份重複投票、系統過分依賴「票站」人員操守，缺乏有效監察制度及人手。事實上，金主屬意的「候選人」，分鐘在「低認受性」的情況下「高票勝出」。相反，真正得到「實票」的人士，就因為不是屬於金主「杯茶」，將會「高票落敗」！這就是反對派操控的「選舉結果」！

## 很可能引爆新一輪社區感染

更加不堪的是，根據今次「初選」的程序，每位參與投票的「選民」必須要輸入自己的個人資料，才能「選出」心目中的「理想候選人」。雖然，負責「初選」的民意調查機構擔保「選民」的個人資料不會外洩，或作任何用途。但是，有誰可以擔保這些「投票取向」不會作真正立法會選舉時的「配票」之用？好讓戴耀廷及其背後「金主」，可以在

選舉當日施施然操縱選舉結果。

最令筆者擔憂的是，在這兩日「初選」期間，有大量所謂「選民」聚集排隊「投票」。萬一其中一位仁兄身懷超級病毒，在排隊時咳嗽或打噴嚏，將病毒以輻射方法釋放出來，一傳十，十傳百，令到周邊「選民」中招，增加新冠肺炎在社區散播的機會。

本港在6月期間，有多日錄得社區感染零記錄。為何在七一後，特別是從第八日開始，社區感染個案突然以雙位數增加。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邏輯推論而得到解釋。有縱暴派分子，不理政府發出的「限聚令」，公然在回歸紀念日上街，當中可能有一名甚至多名隱形帶菌者在聚集時，大聲叫喊反政府口號，或者咳嗽，將病毒散播出去，其他參與者不知已經「中招」，將病毒帶回自己的社交圈子繼續傳播，導致社區感染個案以幾何級數倍增。

「初選」很可能成為七一「播毒」的「翻版」，很可能會引爆新一輪社區感染。若果今次鬧劇加劇新冠肺炎在社區傳播，應為戴耀廷記上「功勞」！所謂「初選」已經曲終人散，眾多參選者就可以憑他們的「努力」，伸手向金主拿「出場費」，繼續反中亂港。

# 國安法保香港地位不動搖

林龍安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過去一年多以來，香港的營商環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最新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5.9%，創15年新高，超越了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5.5%的高位。隨着中央駐港國安公署的成立和國安法的落實，黑暴事件驟停，香港得以收復失地，同時改變了香港自回歸以來一直在國家安全方面「不設防」的現象，這絕對是香港市民和商界的共同願望。

香港背靠祖國的優勢，在七八十年代將工業轉移到內地，「騰籠換鳥」使得香港從工業化社會向資本化社會轉型，改變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長方式，換來的是品質與效益增長方式，使香港經濟得以騰飛，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內地作為世界

工廠，使得香港的轉口貿易蓬勃，從而演變為世界貿易中心、航運中心。

香港的國際地位、經濟繁榮穩定，與祖國的發展和強大有着密切的關係。國家對香港的支持亦從未間斷，包括在1998年的香港金融危機，國家為香港保駕護航，讓香港安然度過；又2003年的非典之後，香港百業蕭條，內地馬上開通內地居民港澳自由行政，為香港的經濟打下強心針，刺激香港經濟復甦。

香港作為舉足輕重的國際貿易中心，解決了香港約50萬人口的就業。香港暴力橫行、社會動盪，給香港進出口貿易帶來嚴重影響，國安法的出台一錘定音，扭轉社會亂象。國安法守護廣大香港市民的家園、鞏固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維護全球經

貿人士的安全和利益。同時重建了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心，股市紛紛上漲，是投資人對香港經濟信心最迅速、最實際的反映，大型中概股來港進行第二上市，可見外界對香港世界級融資市場信心的上升。

香港國安法使得香港的地位不斷鞏固和發展，支撐着香港世界貿易中心地位的壯大，也支撐着香港世界貿易中心附屬的商品配置中心、服務性貿易中心、轉口貿易中心的發展，更有利於全世界的經貿人士在香港往來的安全，也確保了他們能安心地在香港做好生意，做大生意。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背靠祖國發展經濟，才是香港最正確的道路。



# 教育去政治化刻不容緩

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青年議政

在剛過去的周六，香港《文匯報》和教聯會合辦「香港教育高峰論壇——香港國安法與《國歌條例》在學校教學中的落實」，當中，特首林鄭月娥提及香港的教育出現了問題，導致不少年輕一代被誤導，因而引發去年修例風波中超過3,000名大中小學生被捕。

筆者在過去一周參加教育局局長的會議中也談到，國安法的立法加上國歌條例在立法會通過實施，正正就是一個最佳的時機去做好我們的國民教育甚至是正向教育。教育的關鍵在於三者，教師、課程和教材。這三者當中，教師的重要性最強，因為一套完備的課程配以經過審核的教材最後如何輸送到學生手上就是依靠教師。但恰恰今天在整個教育體制中最政治化的就是教師。媒體不斷暴露出一些教師在社交媒體上公然發洩仇恨言論，但這些老師往往最後都沒有什麼後果，不了了之。教育界中存在這些教師是否屬於少數，筆者不能肯定，但若要在國安、國歌立法這個時機上重新整頓教育上的歪風，對於當中的害群之馬必須有一套執行機制去管理，否則教育問題難以解決。

國民教育說到底就是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身份的建立除了先天性之外，其他基本上都需要建構認識的過程。而在這種過程中，教師的引導是至關重要。可惜，筆者接觸的部分青年教師，他們基本上很少有機會到內地交流，除了帶同學生出團，自己根本沒有時間和空間去認識了解內地的情況。如果連教師團隊對於國家的認識都是如此淺薄的話，又如何向我們的下一代介紹一個不是香港一些媒體所報道的內地呢？

同時，在普法教育中，無論是基本法教育也好，國安法教育也好，說到底必要的就是我們的下一代需要有守法意識。而在通識課程中所說的「違法達義」經過「攪炒派」學者的修飾之後已經成為培育青少年守法意識的最大障礙。因此通識科中「違法達義」的概念根本上就需要刪除，這個概念背後所需要衡量的社會環境根本上就不是一個高中生能力所及的範圍。過早向青少年灌輸這個概念，無異於拔苗助長，對他們價值觀的建構以至於整個社會的發展都沒有益處。

讓教育回歸教育，首先必須從源頭着手，掃除了歪風邪氣，讓政治遠離校園，才能更好的推展真正適合我們下一代的教育。

崔景恒 香港漁民青年會主席 新界青年聯會副主席

香港國安法一出，打得曾支持所謂「港獨」的攪炒派退的退、走的走，更有所謂「港獨」組織直接解散。打擊「港獨」除了讓「一國兩制」重回正軌，也讓香港社會撥亂反正，過去每天也看見的暴力，每星期也看見的非法集會大幅減少，也讓香港市民從黑暴手中奪回珍貴的免於恐懼的自由。看起來只要疫情一過，所有事情也會變得更加美好。不過攪炒派和其背後的外國勢力又豈是省油的燈？就有如疫情的多變一樣，若我們麻痹大意，這種黑暴、「港獨」的病毒可能會變種借屍還魂，現在絕非鬆懈之時。

其中最為卑劣者，乃攪炒派仍不斷煽動其支持者參與非法集會，例如之前七一的非法集會中，無疑是在營造一種氛圍，鼓勵其支持者測試香港國安法的底線。然而精人出口，笨人出手。測試底線的永遠是一些空有熱血的無知群眾，即他們的所謂「手足」，但坐享其成，出來分享人饑饉的卻永遠是他們背後的煽動者。他們可以因為這些「手足」的以身試法而了解什麼原來做不得，同時也可借助為「手足」討回公道博得名聲，實為一石二鳥之舉！

當然，筆者目前對於香港國安法充滿信心，相信絕對有助壓制「港獨」。不過想深一層，你知，我知，他知，可能只有所謂「手足」不知的是，所謂「港獨」由始至終其實都是不可能會實現的事情。外國勢力從來也只是想透過在香港的動亂，或者透過所謂的「港人」向他們申冤，從而達到對中國指手畫腳、無事生非，讓他們在國際社會的博弈之中賺取利益，維持霸權地位。所以，香港國安法雖則截斷了「港獨」這個最大的動亂根源，但只要港好繼續與外國勢力暗裏應外合，攪炒勢力也是大有機會以任何方式借屍還魂。畢竟大家也明白，外國勢力和港好要顧的，從來都只是自己的利益。只要能讓中國亂下去，他們口中的所謂「光復香港」和「五大訴求」，換成「反清復明」或「黃天當立」也根本沒有什麼分別。

就如抗疫會出現疲勞一般，任何人見攪炒派的一時退卻，也希望鬆一口氣。不過外國勢力「慣性霸權」和利字當頭下的攻勢，就有如新冠病毒根本不會顧你死活，反而你越放鬆，他們便只會破壞得越輕鬆。所以，還望各位市民務必堅持下去，只有待真正的得勝歸來之時，才共同分享得來不易的成果和喜悅。

# 香港國安法出台「歸功」於反對派

江樂士

那些一味反對香港制定國安法的人如今應該知道什麼叫因果報應了。23年來，香港一直無法按基本法23條完成相關立法，中央政府唯有出手補救。正如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中國政府表明對香港的基本政策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現在那些一直搞對抗的反華分子終歸要自食其果。

反華分子去年6月在境外勢力支持下於香港發起一場暴力恐怖運動，不但公然宣揚「港獨」，還有系統地破壞中資企業、銀行和商舖，毆打內地遊客，襲擊國旗。很明顯，當時的刑法未能為社會提供足夠保障。要守住「一國兩制」，就需要健全的律法來打擊那些執意拖垮「一國兩制」的人。

## 無視23條立法憲制責任

如果香港自己履行其憲制責任、實施基本法第23條國安立法，那麼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沒有必要制定香港國安法。但是，由於反對派不斷搞無理對抗，以致一直無法落實23條立法。例如在2003年，特區政府當時擬定的國家安全法非常溫和，已經經過廣泛討論和多次修正，只可惜反對派大舉造謠，釀成公眾恐慌，最終導致國安法案被迫擱置。

自此以後，若政府再度試圖為23條立法，反對派極有可能像2019年一樣發起大規模暴力運動。他們為了阻止立法會議員商議逃犯條例，便在6月9日衝擊立法會，繼而於7月1日闖入大樓內大肆破壞，任意污損象徵「一國兩制」的區徽，並在牆上塗抹「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因此，重推23條極有可能會發生類似的情境，也有可能導致更多人喪生。雖然警方最近檢獲大批武器和爆炸品，但有理由相信仍有大量危險品未被破獲。一旦反華勢力下達命令，這些武器隨時會派上用場。

2003年過後，反對派完全無視基本法，在境外反華勢力的慫恿下竭力阻止政府就23條立法。例如，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在去年10月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持選出新一任主席，但他竟然濫用職權，令立法會內會停擺超過半年。他在狡辯時聲稱

有必要這樣做，以防范政府「強推」23條立法。很明顯，郭氏和他的政治盟友已做好準備，窮盡一切辦法來阻止香港履行應有的憲制責任。他們肆意妄為，令北京不得不出手干預。

郭榮鏗在促使落實香港國安法方面可謂「居功至偉」，難怪有人以「郭安法」這個外號來稱呼國安法了。的而且確，所有珍愛香港的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去年8月陪同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到訪美國，在當地到處造謠詆毀香港的一幕幕。這兩個卑鄙小人在紐約詆毀香港警察，請求美國當局停止向香港警方提供人群控制設備和中止兩地警方的培訓交流，並公開支持美國國會制定針對香港的法律。香港的立法會議員在外國「唱衰」自己的城市，真是匪夷所思，他們的舉動令北京相信不得不在適當的時機出手。

對海外反華勢力而言，有郭榮鏗之流本地奴才心甘情願為他們幹髒活，真是求之不得之事。畢竟，23條立法能夠遏制敵對勢力在香港進行的各種秘密活動，只要一直不立法，局面就對他們有利。香港即使不是舉世唯一，也是全中國唯一一處沒有法律保障國家安全的地方，他們希望借助郭榮鏗之流的協助能夠維持這種狀況。他們視香港為遏制中國的馬前卒、搞亂中國的前沿陣地，而郭榮鏗對他們而言就是天賜的禮物。

## 境外勢力詆毀香港不遺餘力

而在英國，「香港觀察」的創辦人羅傑斯(Benedict Rogers)在5月23日聲稱23條立法對香港的基本權利構成重大威脅，他在香港的政治代理人欣然同意。當然，羅傑斯去年詆毀香港警察不遺餘力。去年7月1日，武裝暴民砸爛立法會，造成高達5,000萬港元的高昂損失，羅傑斯卻聲稱此舉「雖不合法、但卻還算有秩序」，還說暴民打開港英龍獅旗的一幕「令人眼



莫乃光、郭榮鏗、陳方安生去年訪美唱衰香港。資料圖片

前一亮」。他一方面指責北京違背基本法，另一方面卻刻意忽視香港就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

難怪羅傑斯總是樂於為末代總督彭定康提供一個發表歪見的平台。當然，彭定康即使有自己的偏見，他至少應該明白香港的憲制責任，亦非常清楚香港對中國內地其他地區負有就23條立法的憲制責任。因此，彭定康在2月3日假「香港觀察」的平台宣稱，香港重推23條讓他感到「傷心和詫異」，無疑是在興風作浪，為那些存心違背基本法的人壯膽。

然而，當看清楚北京決心要填補香港的國安法律漏洞，那些長年反對23條立法的人旋即轉向風向。反對派自2003年起至今一直反對23條立法，現在終於意識到自己錯失良機，再也無法制定本土的一套國安法了。例如，公民黨的陳淑莊終於在5月22日承認，23條立法保護國家安全「應由香港立法機構執行」，此刻已是為時已晚。

多年來，在彭定康之流的煽動下，陳淑莊等人用盡一切方法阻止香港立法會就23條立法，如今他們自食其果。北京曾給予他們機會，他們卻親手葬送良機。如今就算他們不喜歡香港國安法，亦只能埋怨自己。正是他們經年累月阻撓立法，一味無理反中才導致今日的局面。他們如今只可認命。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的英文版發表在《中國日報》的評論版。

# 切勿鬆懈讓「港獨」借屍還魂